



36960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十三

吉水

劉應秋

書

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書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近從里中父老竊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  
軍事為甚敢直披為臺下陳之益軍房獨書世  
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七

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不啻十九明  
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槩將虛絕之戶指  
甲作乙滅東生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  
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  
為挨無是無軍而蒙有軍之累一軍而駕數家  
之害上下于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遞數  
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  
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踵襲也誠令戶有  
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沿無自夫無

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於該書而求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著爲絜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刊爲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厠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卽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寔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寔過信於里逋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二

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爲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冊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卽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因敝邑父母業采父老款款之愚行之已有次第將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邑推廣之卽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

於軍又世之師匠戶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芻蕘極知狂愚伏惟寬照而財擇之幸甚

與徐石樓明府論縣學補龍書

敝邑故稱瘠土物產不登于職方唯是科名文獻奕葉雲仍猶得與它郡邑相甲乙則亦惟山川之靈所磅礴者厚而所疑結者遠也往代無論明興制科以來登賢書者蟬聯而起每科多至數十人少亦不下十數人甲第參三之一趾武相接率稱不乏故未有間歲不舉及累科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

第者邑乘班班可鏡非僕敢爲侈譚也屬者落莫極矣簪纓之家董董如參鼎之在晨耳兩年雖稍生氣而乙酉貢籍又見訕矢計偕之士寥寥幾人追視舊觀可爲歔歔僕嘗深惟其故見謂鍾樓雄峙于白虎宅法所忌業已得請佞此積蠹幸甚也邇聞明公下車慨然改築以補肘腋之關昔所稱害建爲永利又不勝大喜過望意者山川有靈徼惠明公此文江中興之會乎區區之愚非明公無所發憤則猶竊有請者蓋

堪輿家且言學中龍脈來自東嶠而小東門外  
土田連阡平原茂衍是龍之所蜿蜒而逶迤者  
也而近者鑿池其間矣稍遠爲黃魚洲縈折起  
伏則龍之過脈處其始非不隆然突兀而後乃  
陵夷也至如學後魚池亦非故物特始於一二  
人牟爲便利而浸淫至今泛溢成湖於學基無  
乃病空乎父老時以爲言譬之人身脈理受傷  
形神安得不離精血下漏元氣安得獨固此之  
爲害較之鍾樓猶屬本根非細故也所願明公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四

俯從輿請渙下明示令鄉老受指搗編戶奉板  
畚一朝而實池爲田增瘠爲高敞邑千萬年無  
窮之利在此一舉矣僕聞之愚民難與慮始智  
者不爲再計夫利一人與利一學孰重利目前  
與利子孫孰多民雖至愚或猶知辨之矧重以  
明公勸諭在前督責在後其敢有終自頑怙而  
不怙然聽令者哉惟明公定慮而蚤圖之倘蒙  
垂俞成茲遠業俾枳棘之區化爲菁莪是明公  
大有補於人文也敝邑世世孫子尸而祝之何

足以報明德萬一耶僕等粉榆之念不勝迫切  
輒敢緩頰伏冀鑒察

與黃愷中明府論世僕書

敝郡風俗重故家而嚴世僕故有白首爲奴北  
面以事遺腹之子而不敢叛卽有不馴則里人  
羣起而攻之要以伸主抑僕分義截然不可易  
也而在敝邑尤嚴采風者以爲其俗近厚適年  
以來漸以偷薄主勢少弱則豪奴生心不愛重  
楮結納有力者陰爲之地而有力者不肯貪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五

餌而輕大義亦往往爲豪奴左袒明欺弱主無  
可奈何其濫觴之極至於貧緣同戶假借同宗  
飾俸俎以冠裳約婚姻爲羽翼廉耻掃地簪履  
倒懸咄咄此輩不足惜乃貽羞世家重辱名教  
言之可恨如不佞所聞近日許僕之事犯分亡  
等又甚者也邑中父老子弟怒髮指冠有不平  
之鳴久矣明府亦嘗察之乎倘不以輿情爲謬  
請亟置豪奴於法裂其冠而返其籍毋惑二三  
不肖之言輕議調停縱有醜弊非斤則芥明府

何所不可維世風而厚里俗裨益非淺小也公  
正發憤不敢以切直爲嫌垂聽幸甚

答汪靜峰太守書

白鷺夜話傾蓋有如平生明公以出世襟胃爲  
經世作用推赤置人絕無畛域自非木石亦有  
肺腸誰不願攄一得以答虛懷顧不佞方見明  
公望洋向若自覺猥小中心誠嚮往之學問實  
際惟在見過一路真欲見過未有不樂聞者真  
樂聞過亦未有人不樂告者舍已從人視以善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六

服人相去何啻逕庭下令求言與不言而信感  
應自是懸隔來教所患切中時學膏肓非實學  
得力安能出此言如不佞於明公何能爲役佩  
服德教祇增感悚人亦有言善牧馬者去其害  
馬者而已老氏好靜曹參不擾於治理最爲近  
之卽如社倉保甲法至良也行之自民何往非  
利一束於官利不勝害靜與擾之效章章明甚  
當官者要毋驚爲名耳古者寓兵於農今且驅  
農爲兵強之以所不便責之以所不孚其勢不

決裂不止近日鹽城之事可鑒也維桑梓利病  
誼在痛癢敢不聞命諷誦新篇攄所自得神遊  
稅圃之外心匠理窟之中豈獨經生法程開我  
蓬心多矣條鞭之法不世永利乃行條鞭莫便  
於自運行自運莫便於聽民自稱自封自投櫃  
民省秤頭之費而官無催科之艱公與私兩善  
也願明公堅持而責成之示之以必不可變上  
行意下象指無疆惟休尸祝不足爲報矣重辱  
下詢不敢不布其愚幸惟財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七

與夏仁寰中丞論錢法書

章河舟次重枉台車臨況會不佞初聞家仲兄  
惡報驚怛傷心遂至昏眩無能強起瞻迓負罪  
莫贖歸舍以來癩病成癖逡逡于今闕焉候謝  
疏節自愧卽辭舌何以爲解山中無預世事惟  
日觀年穀豐登子婦嬉恬猶似偏安景象乃聞  
者權使驛騷間井蕭愁宇宙雖大無可着眼况  
區區撮土安得晏然杞人漆室之憂時竊搯  
固知老公祖爲地方苦心爲

國家深慮更復何如頃者行錢之議老公祖亟  
意主持惠澤至渥第聞郡邑中頗有稱不便者  
夫錢法便於天下何獨不便於此邦便於百姓  
何獨不便於公家此其故似未可曉意者僅用  
小販而格於大賈則不便僅用廛市而格於贖  
鍰則不便有如小大通行公私並用則富室既  
以收錢爲利何患無出官家且以出錢利民何  
患無入如此而錢法壅滯不稱爾便者竊不信  
也明公籌此至熟惟慨然而力行之無聽中搖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八

寧渠地方一時之利實老公祖社稷不世之功  
也可勝大願緬懷高範九頓無期敬遣一介奏  
記起居代布耿耿伏惟鑒禱  
尺牘

與陳虛舟老師

不佞秋俯首儒生業多年于茲蓋幾爲不售之  
賈矣乃明公一見輒奇劉生進而浚濯之國士  
遇我赤心置我三年間所爲開發而培植者比  
於所生不啻過之秋故因得以蹇驢矯足奮致

千里僭列清秩由斯以譚師誠可謂孫陽之門  
秋則何能空冀北之群也幸矣幸矣秋如有心  
敢忘報德執受任以來旦夕廩廩惟古人愛其  
人則憂其無成師於秋能無意乎倘不佞藥石  
將奉一言而卒業焉庶幾藉手以荅恩遇秋之  
願也師之寵靈也

與曾見臺先生

不佞秋承教於長者有年矣偃蹇泥淖中謬荷  
浚濯幸得取售有司脫迹樊籠已爲過望頃又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猥以書生之譚誤蒙

九

主知叨列清班自分何緣到此所微惠於寵霧  
者多也感激感激顧秋惟郡邑自昔聞人鉅老  
所爲推甲於海內者類非徒以華蔓取世資以  
睢盱競榮名而已原原本本殆有繇重矧如秋  
一斑未窺半生無聞直太史牛馬走耳倘不勉  
彊策駑以卒二業平日父師之訓謂何貽羞先  
達多矣此秋之廩廩懼也長者愛我願終惠一  
言詔之將奉以寡過焉不勝幸籍

與胡廬山先生

秋往從儻人中側聞先生譚性命之學輒津津嚮往之顧困踣諸生縛於鉛槧未能有所究竟屬者鞅掌風塵間雅不欲爲衆八彊自振策猶幸先民矩度時在暗記蚤夜以思毛髮頓豎若有味乎曩所受於先生責志之說也者而茫然未有致力旋起旋沒靡所歸泊恨不卽納履門下聽啓鑰也比得先生所手著衡齊讀之博大而精密淵深而簡易覩指識歸要在乎覺之一

劉夫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

言云夫孔子言默識孟子言知性陽明先生恐近儒失性之真而誤以意見爲知識故揭良知以示人乃今之談良知者往往托於禡機妙應使人不可窮詰見以爲玄而安所實際語知而遺致非其指矣先生發明覺卽是性而證之曰有覺德行旨哉言乎徹上下合外內本體工夫一以蔽之視良知之訓更爲切實學者有所持循而可入其至則終身由之而不能盡秋深自痛悔半生沉酣顛迷而今始寤于大道也微先

生誰造之自茲以往願畢力請事焉夫一覺易  
無時不覺難覺體澄徹易覺而履之爲德行尤  
難秋竊竊內省塵心習氣卽少有覺猶未盡消  
除安得時時澄徹而使動不違則也又滋懼已  
先生其無以涼弱弗類而標之門牆之外幸甚  
與王塘南先生

別教以來濶焉候訊遙瞻道範寤寐爲勞所不  
敢負門下者惟此乾惕一念精神脈脈宛然趨  
步左右同志之契固不以形骸論疎密也屬者  
特簡名德需用不次善類彈冠以爲  
廟堂此舉足以章教厲俗甚盛南中薦紳延頸  
相望不啻如龍虎鳳麟幾幸旦夕一出爭覲之  
爲快而相知者私譚又竊意先生泉石之名方  
堅恐不欲以彼易此也聖賢作用出處去就總  
屬無心而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要以斡旋世  
道維持名教歸於各成其章而已矣諒長者決  
計已審秋何知安敢輕贊一辭也道義真切不  
敢以套語相慰惟高明鑒察

與曾健齋老師

今歲自聞師閱邊之命輒不敢具候訊近讀魏尚書張兵垣虜情二疏可爲痛切當事者猶然泄泄堅守初議此不過欲掩昨歲籌策之失逃目前欺誤之罪不知虜退何日後患何支欺誤愈甚一二人不足惜如

國事何經略者尤可恨也將來不知何以謝天下比傳聞老師一疏尚未得覽其大指必有關切處今邊事大壞不獨河西各鎮皆然據誠謀國改絃更張百年一時也卽忠計未必見從在閱臣不可不盡言以報

委命聞西寧近日景狀不知何似竟未見報張兵垣兩疏俱剴切可謂不辱命矣老師疏亟欲得覽不傳何也豈其中有所指譏乎乞蚤寄一通示之太倉公遽拂衣去似爲脫然乃其間本末何爲特自全乎抑亦有所未合也新太宰初政一時進用善類甚快人望第令終持不變純一無他仕路可望一治此翁素留心人才亦頗

加意愛惜得才誠難恐愛惜之過亦不免爲情  
勝所蔽或爲知人之累此亦施之小吏曹則可  
若大舉及要職清秩非甚當人心卽易啓倖門  
非所以廓賢路徹官邪也陸公雅服義能受善  
言又深知老師品格相見時不妨忠規以成其  
義南雍多士得鄧定老來最爲奇遇如不肖更  
有天幸爲生平大快第不知何時可到此番必  
不容不出卽辭疏可有可無也羅柱宇人銓曹  
人心頗愜此丈意向甚正大數語不肖于吾師  
有道義之慕往在長安未獲一見請教此番益  
傾心渠在南最簡出寡交慕師乃爾非泛然未  
通者倘時過從幸不靳密切有以益之成就人  
才世道有賴況銓曹人品尤有關係所成就更  
大也因渠行可托布此耿耿餘惟鄭重

與太倉王相國

日者秋不揣分量偶因西事謬進狂言自知罪  
無所逃候

旨數旬予奪聽

命惟相公負當世之重望荷

主上之殊知海內喁喁佇想伊周之業非一日  
矣方今事勢積靡成習非解絃更張恐太平未  
可幾也非常之功非常人所敢望私心惓惓寔  
在相公是敢布其愚忠欲爲狄公門下備物藥  
耳倘蒙采納

宗祏之福不者卽以妄言得罪所甘心矣敬因  
歲例奏報輒敢申其下悃瀆冒崇嚴曷勝惶悚

與山陰王相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四

日者秋偶因西事謬有狂言自知觸犯師相罪  
且不測矣已束裝候命數旬以來疏入不報道  
路傳語以留中爲故事夫留中固自先朝弊政  
載之史冊且非美談不謂踵習至今又創爲禁  
不發鈔之令改之前代無有卽

本朝振瑾嚴張用事此令亦未嘗行乃今之爲  
此計者不過欲以杜天下之口而氓當時之公  
議耳秋竊以爲與其杜口而口愈多不若廣直  
言之路以收天下之人心與其氓議而議愈禁

不若公招延之門以慰天下之人望言路旣開  
人心自服公道大明議論自息奈何揚湯止沸  
掩耳盜鈴私竇一啓漸成壅蔽奸人得志長此  
安窮其流禍

國家恐非細故也以秋之心仰窺師指其必有  
概於中矣改絃易轍想望太平天下人心共喁  
喁焉不獨秋一人之私也感時發憤不覺縷縷  
瀆冒威尊曷勝惶悚

與張洪陽先生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

五

久不奉教言日勤嚮往頃者湯義仍復有大舉  
義仍慷慨之聲亦嘗聞于先生矣封事一出傳  
誦稱快庶幾見奇露穎唯是不腆口語恐得過  
于鄉邦長者然詘私議而伸公論或當平分功  
罪先生以爲何如耶南中琴糾日甚一日當事  
者不深惟本始徒憎多口欲以疑畏愚天下士  
不知慮關家國人有肺腸止沸而揚其湯或滋  
甚矣屬者定宇先生之推司成也大快人心以

爲

廟堂第一盛舉直道猶古公論自在可謂言者  
盡出胸臆乎定宇先生世望之如祥麟瑞鳳恨  
不旦暮一遇爲快南國士紳企踵以待而不佞  
秋迫切之私尤有百倍衆人者願先生速爲勸  
駕

君命至三不宜久虛又不獨爲人望也役便附  
候起居不盡所請曷勝傾依

土座師李東霍先生

西陲之苦虜也厲階於歛市而滋蔓于任牧先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六

憂之士益久矣預知有今日矣乃前人養其瘵  
而老師當其潰前人倖其成而老師受其敗孤  
危一鎮憂瘁千狀屬且以震隣之故致滋多口  
遙知老師之心卽極自信亦無重苦乎先是紛  
紜之議是非幾於不明及傳誦大疏剖晰邊情  
本末然後老師心事乃白於天下公論漸定羣  
言漸息有如秋等子弟私情固謂老師釋茲重  
負出危卽安不勝塞翁之喜獨爲

國家全甌慮剝膚之疾不治將深將來何所救

樂自非土石寧無耿耿況老師忠誠素篤淵謀  
石畫籌之熟矣頃雖蹙息肩其不忍忘

國家之憂秋所知也願益自愛以慰蒼生

答周三泉漕撫

承教知翁欲爲陳情慈悼之戀雖切顧今

國事多艱漕河淤塞將來患不在虜下恐賢者  
義重體國不當遽言其私

廟堂雖無用賢之實而又數不樂賢者之引而  
去翁卽有請必不遽聽不聽則翁可以無再近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七

日頗以中格爲善策且欲以此行其愛憎有如  
故事則進退維谷兩無據矣如之何如之何興  
善之會廢已二三年聞其故爲一談學者舉動  
不足信人而學者之心遂解不可復合此談學  
者之過也乃僞言驚名不肖亦竊耻之屬者與  
三四同志之有操修者間集蘭若靜對竟日意  
趣頗真非故欲避其名示人以隘取實益耳所  
恨不得瞻侍門下爲我發蒙指迷也

秋辱先生之鄉猥以薄技誤收獲步塵于後乘  
自以奉令承教受鞭弭之爲幸乃先生祥麟瑞  
鳳非時弗駕令人願望而不得一見卽如秋者  
章河文江相去一衣帶水而遠遠歲月徒勤仰  
止戊子之冬益嘗齋心而冀一遇矣行與會左  
竟隔河漢臨窳寡緣謂之何哉雖然固有千里  
神交不假親于介紹異時志合猶附籍於門牆  
秋非其人竊有志焉誠不欲當吾世而失先生  
是敢釋固陋之心修初筮之虔以求容於門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八

方今聖學不明人持異見自一二談良知者竄  
言亡行不能取信議者遂以學相詬病矯之太  
過質任操修不省所謂著察者何物已違孔氏  
志仁之旨乃高識利根希心上乘又往往投足  
他道爲釋氏樹赤幟故今天下操修或不乏人  
譚禪而得力者亦頗有之至如孔氏之宮牆其  
誰爲建旗鼓而主壇孟者竊意海內鄒魯似無  
盛於吾鄉吾鄉之學亦惟二三君子是望微先  
生其誰任之而誰倡之人亦有言登高而招先

生業已爲高山矣海內共景行焉固且延頸以  
待一招也如秋粗守舊聞不離井窺乃以不淑  
之身靦顏而臨諸生恐卒無所發明人已兩負  
尤願先生亟惠振之藉而無虛此生比於再造  
何忍自棄卒卒有請并薦不腆臨風無任悚跂  
伏惟矜察

又

日者秋率爾陳請大都膠守舊聞無當大觀幸  
奉答教剖晰疑似開發顛蒙大君子與人爲善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九

之心無所揀擇甚盛秋本凡根鈍器何足與聞  
至道獨以宿因善緣或不爲造物所棄頃從沙  
彌中晤一開士半辭有省爽然自失食退之暇  
稍窺藏一切世法出世法未易了了乃灼然信  
人間有此大事已又證之孔門絕四孟氏不貳  
之指當亦不至逕庭奈何寥廓中自生障碍而  
欲之通達之國放出萬朶山河大似說夢卽不  
然而逃之虛空以無障碍爲障碍將夢夢何時  
覺乎前日執迷之非秋蓋自悔之矣然後知先

生之言至言也又安知今之以爲覺者非夢也  
耶大夢大覺非先生孰辨之願賜開示秋將畢  
力請事焉屬者徼上寵靈起名德而重大學南  
國士紳彈冠相賀以爲廟堂第一盛舉而秋獲  
執鞭弭以從執事日警欵有道者之側雖牛驥  
非類而螺蛉漸肖此百年一時也不勝大幸六  
館師儒環橋門而新聽睹企踵有日矣敬介使  
者祗迓公車睠言夙駕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  
臨穎曷任翹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二十

又

生之偶挂人口者以昨冬有爲右武啓事彼人  
遂以此爲疑端而一二忌者因而播弄脊亂之  
人聞言不審去時頗自悔恨稍稍泄露不肖若  
弗聞也士風日下人心善傾不肖數奉教于有  
道卽於世無能補救亦何敢自斲元氣故自一  
疏別白之後終欲勉而爲厚以靜嘿鎮之此皆  
門下夙教所及也右武事幸已大定

旨雖未下頗聞

聖怒已霽顧無奈煩舌滋多方聚訟不已而兩  
家之譚且以右武爲斷案歸寧尚未可期也爲  
之奈何表兄邦和至奉手教并聞起居之詳喜  
如面承別館幽深傳言山水絕勝令人津津嚮  
往之不肖念老父春秋高歸意頻起殊以不得  
親志爲養養行且屆壽期矣業已託戚知者力  
請於老父人子之情必不可解來歲秋冬之間  
或可遂此初志也聽教有期爲幸厚矣

與趙定宇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秋之南也自以爲獨有天幸得奉教于先生有  
道以受鞭策先生亦誤以孺子可教時時引而  
進之秋至庸弱猶然有所振發不溷没于波流  
不淆奪于岐路非先生孰賴焉一番過從一番  
師承蓋得之言句者十一而得之精神者十九  
也別教以來失所歸依卽服膺脈脈不敢忘而  
型範漸遠請質無從顧瞻門牆可勝徬徨比奉  
手教拳切備至具感道義之愛踰于骨肉惟欠  
志此生終不敢頽靡以辱知己此爲報耳違避

吏策顧亦非私心所甘唯是踈愚偃蹇旣無可  
爲世用更動與時爭獨計一山一水可以藏拙  
可以自適誠其心有所慕尚非苟爲悻悻也祇  
奉教命暫候遲之自持不敢改素當職不敢虛  
曠過此委運任化置之度外久矣願先生終提  
誨之

明旨再召誼不俟駕幸先生及今未暑蚤就公  
車天下事尚猶可爲收人心以回氣運是在先  
生靜以鎮之默以移之紓徐以漸行之留此身  
爲天下計必不可則有卷而懷之爾今固不必  
不去也敢布腹心諸惟鄭重

又

今歲不數數起居門下夏初見邸報知先生已  
入都門又傳聞道履清健勝常益用爲慰屬者  
綸扉急賢帝賚未定

九廟有靈必將授柄名德人情賢於夢卜非先  
生其誰當此方今西事燃眉人心搖動正

聖主宵旰憂危之時而朝講久廢起居失節左

在有神叢之奸宮度多朋腋之慮此其憂獨不  
在邊疆也回天之力亦惟二三先生是望易不  
云乎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此三言者或可爲今日致

主之一策納約自牖潛孚默移固上臣格心之  
理與直諫顯諍不同功也願先生加之意焉若  
第以一言塞責一去爲高急欲自明其志以伸  
節于天下恐忠臣仁人之心未盡也非所敢望  
矣先生以爲如何秋以老親在念歸思久動特  
劉大司成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又

頃貴役便具有短疏當徹台覽嗣聞先生歸寧  
道體少失調護寤寐爲勞恨無能縮地一問起  
居先生之身關在

社稷海寓內外顛然待澤不啻望歲所願倍萬

珍嗇節勞寡欲

里允望速駕

慰

士大夫翹延之私湯義仍封事旋赴嶺外此生  
夙赴慷慨先生所悉也不肖卽爲知交受疑亦  
復何辭未幾又有李侍御之舉人各有心防口  
寔難時事可爲扼搯先後三奉教劄具聞命矣  
不肖卽至惟魯先生幸以肺腑爲托何敢泛常  
比于衆人顧以代斲之役又當繁苦之會冥然  
寡識祇以質任從事不能委蛇諧俗獨自謂循  
守成規竭誠矢公或可萬幸無罪此外是非毀  
譽任之而已其見有偏僻過由身至者惟望先  
生密以所聞不靳一言明詔之有不奮發改圖  
非夫也肝鬲之譚忘其分誼所恃委炤

答吳復菴

先生天下士也以蹇諤之忠而才優命世有謀  
斷之略而慮軫匡時鼎鉉之席久虛松嶠之蹤  
猶滯中國無司馬邊塵安得不揚安石臥東山  
廟筭何時而定此志士所爲扼腕而善類待以  
彈冠者也秋歛啓無知迂踈無當涉世旣淺謀

身且愚固自分爲畸人不求調於衆口益竊謂  
浮湛有命予奪惟人甘偃蹇而不辭愧絲毫之  
靡補徒滋垢病自咲冥頑先生念以館職後生  
臭味偶似損辱台教豐貺先施齒牙爲榮鼎呂  
增重逾分之寵居非不肖所宜蒙感激知已重  
自跼踖敬拜使者肅狀鳴謝并薦不腆惟先生  
益愛不貲之軀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秋不勝  
惓惓

真王泓陽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五

別後爲校士勞冗比竣事使人探從者所之謂  
可或圖再晤乃知久已渡江矣吾輩精神聚合  
道義切劘原不以形骸論踈密況一水如帶咫  
尺間聞猶是同堂而語顧時有耿耿鬱鬱輒無  
繇共抵掌寤寐之思無時可解獨計鴻臚未補  
北者未必肯來或當仍歸門下則延津之劍且  
暮復合私心楚然喜而望之也賤體病暑泄積  
勞之後苦不可任又輒杜門數日矣病中連得  
手教珠泉白馬之勝津津神王南中山川此番

門下吐納幾盡人生間中光景如此者恐不多  
得白沙先生有云靜中養出端倪門下更當有  
會心處不徒弄精魂于遊賞間也僕日來病中  
獨坐有悟于剝復之理不是一番寒徹骨那得  
梅花撲鼻香此古人見道之言于吾輩爲切要  
工夫願相與究竟大業與日相見請有以益我  
近日有李憲僉一疏亦復

留中

聖諭切責言者當事謂此可以慰天下之口益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二十六

甚愚矣河西虜勢不知何狀胡侍御遼陽一疏  
甚快人心竟以此生謫獨惜不當與攻臺長一  
時並發徒以快忌者之私憤耳其忠諫直節千  
古自壯如

國事河南中得琉球傳檄倭情亦大可慮南北  
交警兵食無策肉食者鄙可復泄泄如昨乎經  
略者欺蔽誤國之狀中外共憤人神交怨當事  
者猶堅引以爲助可謂計眉睫而不見血山矣  
猶欲使天下無言乎卽爲身家計亦大愚也鄧

定老卽且疏辭不允當卽來來敎加善而矜不能敬領敬領昨試頗得佳卷亦復不知得雋何似安敢以一日之見定天下士終身之品也病初起精力尚弱不欲書長簡而知已之談又不覺縷縷蒼皇無敘所恃委炤

又

聞奉常之擢喜可知也區區合離不足爲念惟門下此行方且任用不次所以濟時艱報知己自有長算忠告責善盡言無隱門下剛腸宜足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二十七

辨此然與其過而後救不若圖之未然多引正人爲助碩膚几几周公所以明光布公集思孔明所以興隆輔不可則止則孔子格言也今日之所能與相知之所爲報此三言止矣時事蠱壞極驟而更張誠難易稱先甲後甲慎慮也幹蠱用譽貴斷也幹母不二貞以巽行也慎慮終始決斷而巽行之則得救弊之宜無紛更之迹民不稱擾而功乃必濟要之議法不若議人議人自其大者要者始近日譟軍一事法紀似未

盡亮樞諸老初志若驟而後來又少怯先後若  
兩失之矣奈何

與李九我

弟於政府原無夙心屬者偶因時事激於公義  
謬爲發憤極知罪無可逃顧自今日言之似修  
忤犯自他日觀之實爲愚忠事有損之爲益拂  
而相成者此類是也老丈試孰計之或亦不盡  
以爲非手使歸拜手敬之辱具感雅愛乃如一  
時公論豈必皆有畜積則公私邪正不可無辨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二十八

恐此議一啓人懷顧忌正言蔽塞士氣沮靡非  
國家之利也丈異日當秉  
國事者幸加察焉無執一偏之說以孤天下之  
望弟荷丈知愛不比衆人敢直布其腹心惟尊  
照

與葉臺山

二三兄弟道義相成肺肝相示如丈於弟似不  
數數雅稱同志石交矣分携以來曠焉聞問四  
載兩地若參與商念之可爲悵惘近見邸報知

足下已還長安甚喜又恨不得相從一把臂譚  
生平也足下志意磊落近況當益勝前山中新  
得可舉以示弟發蒙振槁舍知已無望弟迂僻  
偃蹇居然故吾屬且觸時發憤狂愚取罪爲世  
大痴亦自不知其非也丈將何以教我乎奉職  
無狀大較可觀故山烟水時入襟抱念且投劾  
爲歸隱藏拙之計指日故人高議雲臺何以佐  
廟謨濟時艱弟卽退伏田野得爲太平之民幸  
已足矣相念甚切晤期方遠睠言自愛臨風增

劉夫司成集

卷之三

二十九

結

與楊奎垣

弟之於丈幾於廢人禮無人情矣大故不相問  
何論疏節然弟無它腸偃蹇疎慵固是平生丈  
所悉也古人金石之交亦固有之同舍不加近  
萬里不加遠款密不加親契濶不加疏弟以此  
自解丈以此見容可以無大過矣如何如何館  
中二三兄弟自不寥落彈碁分韻流勝鬪笑論

是當年景象否間亦念及向隅者乎願今日

國家有急任天下之重惟諸公先天下之憂亦  
惟諸公幸毋流連景光爲參政它日憂也弟爲  
世畸人念與世疎獨坐一室形神自覺相親亦  
似無蕭瑟態惟文出所近得教我離索之幸也  
襟期未卜有懷耿耿

與周懷魯

吾兄毅然舉首治行無雙宜首登鎖闥而僅得  
爲中臺之冠此不知其解也吾省此選大是負  
屈氣運固然無足爲異卽給練與臺中本無低  
昂顧弟之私意竊謂臺臣關繫尤重士而欲得  
行志於天下號奸雄之魄伸善良之氣壯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

朝廷之威舍霜斧誰賴者言責特其一事耳弟  
所望於兄者甚重願慎自愛嘗記張洪老論言  
官有云上焉者知無不言其次因事感憤若緘  
默不言又其次也有爲而言風斯下矣敢述以  
相質曾健師饒伯宗二三君子時時密對所謂  
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者吾兄圖之冗遽草  
勸不知所云翹首故人可勝依依

承教具悉我丈津津實學毅然此道弟至顛蒙  
藉而興發多矣感服感服驚口耳而遺躬行議  
者率以是與譚學人相詬病病者未必不賢於  
病病獨奈何示人病病之端而滋疑廢學則吾  
黨之罪也今之譚學人不少而蒙此病亦不少  
弟私心誠深恨之夫心可匿行不可匿名可假  
實不可假故嘗與二三同志約居今而倡明正  
學挽回世風宜無亟於躬行者而躬行之大端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大本則無若辨義利始夫欲害人之心與穿窬  
之心病根皆起於自利耳有無欲害人之心便  
當無欲害人之事有無穿窬之心便當無穿窬  
之事無其事而不能盡信其心者有之未有有  
其事而曰無其心者也縱不能盡信其心猶幸  
而無其事借曰吾信吾心爾區區細故庸何傷  
賊吾道而禍人心者必此言也而今之學人往  
往舍事而譚心不知孔子所謂敏事所謂先行  
孟子所謂集義者彼皆何說也躬行君子孔子

猶歎言之而譚者病之曰不見心不聞道也何  
相刺謬無亦故自寬乎此弟所深恨也著察之  
說日在都下曾與友人譚及之竊謂不著不察  
固是日用不知諸君第謂著察卽知道乎奈何  
固有著矣不行察矣不習謂之知道是耶非耶  
今日不患不著察患不行與習耳益知而行方  
是真知今之所謂知者率虛見也我丈方爲正  
學樹赤幟幸不棄弟則弟願與丈盟須辨必爲  
聖賢之志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彊勉行道直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二

屋陋不愧乃稱真修乃稱真志此志一真自然  
見過見過愈多用功愈密方且惟恐不聞過奈  
何不喜弟今日猶竅言耳莖莖好修恐不免爲  
鄉人如丈蒞官治民實學作用朝夕見效行當  
日異而月不同蒸蒸在聖門上座矣勉矣自愛  
傾耳德音

與甘義麓

弟之逗江上也初以抱疴問醫旣欲托興游覽  
淮揚之間又爲兒子輩患疹維舟且幾一月比

入都來諸冗雜沓暑雨淫蒸弱體輒復病瘥卽  
幸得醫調攝三發旋已然精氣羸羸骨立矣辱  
來教知德星業已臨楚甚慰已又不勝鹽車之  
感乃虬龍自神可伸可屈能大能小丈夫第取  
一命行所志耳卽監門筦庫皆可自效況什伯  
此者乎固知門下之進於猶龍必無厭薄之也  
來教謂豪杰作用非激則隨此最切中膏盲之  
譚弟竊以隨之不可謂豪杰易知也顧今之所  
稱豪杰則又欲處於不激不隨之間托之爲中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三

行豈其中行也者古之所難而今之所易也希  
世度務首鼠模稜名爲調停實則患失大都隨  
等爾士鮮全德道無兩可有志者各成其是而  
已來教責望惓惓居非不肖所敢承乃老艾欲  
不肖爲何如人則先正型範具在心竊嚮往之  
不敢不自廩廩也風塵易汨特操難持願曠惠  
一言振策之

與羅匡湖

弟以樛邀抗顏而爲士師顧景自慙莫知所措

半載以來僅修常業不能別有所發明其於作  
人之化至淺鮮矣竊恐楮範無良螟蛉易肖豈  
惟貽譏鶴梁弟之罪且不可爲解也日長足短  
心長髮短古以爲言今乃益信蓋自是不復敢  
以聲迹論天下士矣吾丈何以策我足下以使  
事之暇得再嘯傲于東山字水之間此等景光  
後來恐不多得屬者風霾星隕天變民窮荏葦  
生心世事大可隱

至上深居宮庭舉動傳語籍籍吾輩食人之食

劉夫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四

固不但如杞人之憂卽使賈生當此時治安之  
策何者爲上丈必籌之豫矣鄉中諸友以部運  
至手教拳切備悉一體之誼際此饑歲苦役倘  
可爲梓桑效勞圖分毫之利敢愛髮膚外小作  
數首附呈覽教近日此中稍有一竅之悟足下  
亦以爲可譚否何時北發過江上幸賜一晤更  
在維摩欲共爲密證者不盡

與郭明龍

年來文光隱隱耀七澤間識者已知所從矣

瀛海仙侶夢寐爲勞辱損教劄奉誦新句駸駸  
唐人矩矱而興致翛然令人有絕塵之想眊弟  
不佞日奔走牛馬中無益殿最奚翅萬里湯靡  
大官之膳已稱素飽而丈至有錘錢之遺貽過  
念我哉則弟瞿然愧矣宇內所寄托賢者甚重  
乃賢者亦厚自負擔當天下事不欲以大業遜  
人自如丈唵咏餘閒愈益留神經濟儲蓄大受  
斯所稱不朽盛事也乎不日携手京洛班荆而  
譚淺薄之夫更得曠然發蒙可勝大願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五

與潘雪松

往燕市追隨聞兄論議常依氣節慨然澄清之  
志蓄積久矣屬者入當言路出爲波臣也以之  
遇合則難而以之投荒則易偉哉丈夫誠有所  
憤發非偶而已也蓋不佞弟子兄所私相彈冠  
私爲扼腕之日亦旣數數矣獨恨未接襟期何  
繇一布耿耿又恨不及從兄于文江雪浪之上  
班荆而共把臂也來教真切宛然知己之雅益  
重懷人之感大鄣建業相去一衣帶水不風則

莫

賜環有期可能取便命棹江上假我一握譚乎

與鄒南華

弟分緣淺薄乃幸於岐路中獲我高明發蒙指  
迷藉賴爲多不謂遽隔南北如參與商也每念  
之徘徊若有天焉老丈千古人傑也海內望之  
如望仙然倘一念我懷中人錫之片言藥我膏  
盲俾不佞弟得奉而嚮往不至無狀纖毫皆明  
貺也引領引領王中宇公至聞從者已抵舊京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六

太夫人福履清泰不勝浣慰初到酬應雜道得

無少勞乎幸益愛此不訾之軀以肩重任以答

羣望見翁穎翁二老相繼起用吾吉稍稍強人

意聞言事諸公近日皆欲擢用此蓋收拾人心

之舉也丁勺老已有推南太僕丞之息南都德

星一時併聚又是一奇事計天道自南而北當

終有幹旋之會海宇方卽此以占昇平予日望

之予日望之妻兄歸舟之便附此申候鄙懷未

盡百一臨楮惓切

又

曠醫生便曾一具尺素計達之記室矣別來未  
接一言之誨思如饑怒曾見翁尋擢大理同志  
之慶也廬翁塘翁聞推轂在不日直需次耳近  
者耿楚老至拳拳爲念正人向用皆丈曩日大  
疏之力也吾丈道德節義崑然名世邇日又暫  
寄跡閒署得以其餘力縱觀遐探游作者之塗  
所謂三不朽當並隻千古無疑矣何如不佞弟  
臨旱掘泉拮据徒勞猶無益於殿最也幸丈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七

遐棄而時惠詔之吾丈海內重望一言雖黃則  
人繫以重輕惟少加慎密豈惟遠怨或亦寡過  
之道宜爾也善善長惡惡短聖賢律令如此弟  
非有知惟所以事丈者不敢薄且不敢欺故偶  
有所聞輒以爲請款款之愚恃高明鑒察

答鍾文陸

承示江漢秋陽說發前人所未發可爲千古獨  
到之見破的之語連日披誦曠然發蒙諸子就  
孔子求孔子顏曾從自心求孔子此是公案吾

輩學問不得着落大都病在依傍別人不識本  
來面目識得本來面目卽堯舜其心至今在堯  
舜元在吾心也顏子博我約我竭吾卓爾一段  
最爲明晰往不肖應制場中一作獨主此見自  
以爲得旨不爲主司所識竊自咲謂獨知之契  
當時倘遇明公大稱知己無疑今其稿遂無存  
亦自惜也以顏子之說印證曾子自是洞然第  
孔門論仁從來不露本體皆就功夫上透出本  
體自明卽如江漢秋陽可稱本體亦可稱功夫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八

除却功夫更無本體離了本體便非功夫白是  
分別不得近儒因不明本體遂各持見解各分  
岐路一生用功都是枉費聖學真詮當誰與歸  
門下幸仔肩任之僕雖不敏願執鞭以從謹拜  
大教

與楊如石

家僮到奉手教盈幅且讀和此日不再得之作  
具見近況千里面談甚慰岑寂二尊康健可喜  
更倍吾兄津津舉業銳氣不減少年專精研思

百煉成金雖未覩舊製以意卜之必勝前無疑而兼得以其間日舞萊綵于二尊之前此之爲樂三公不能易也足下此等閒景以後恐不可常願言惜時無虛清暇舉業雖小技別有一段神機得之者如如意之珠隨手拈弄精光自足又如生龍活蛇令人不可捉摸蓋可悟而不可傳以天勝不以人力也近得一薛生年少而才獨奇其於舉業頗不費力亦頗出人意表異日當爲偉器半年得士最此中意今錄一篇附歸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三十九

覽之諸子制義可看者甚多多不勝錄近日大學中四方來者紛至業課批閱無虛日弟賴諸子夾持精神凝聚殊無浮漫此中一竅儘有開悟舊日窠臼勘落幾盡殊覺有致力得力處歸併一路簡易直捷湊泊得成亦庶幾立乎其大者大都變化氣習爲問學第一義却只在氣習上煉磨不得大頭腦隨消隨發何時了期願所謂大頭惱處却有真有假非可以意見光景容易承當也何時對榻一共證之鄙見略呈之二

曰長簡中猶似模寫不出吾輩年已漸老尚未見性安得了手卽一生工夫盡盪耳人人自以爲見性真見者幾人湏是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生歎念頭一刀割下纔可說見性纔可能了手兄謂如何種種欲言百不盡一臨楮神往

答管東溟

曩侍先師于健先生嘗述語不佞秋以門下所解六龍大指比乃得奉教而卒業焉精思獨詣類發前人所未發而洞心解頤處又宛然出四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一

聖人口授而所謂未有龍德而不從戰兢惕厲中來非身有之安能爲此言秋三復悚然願畢力請事焉又謂先天學脈盡在庸言庸行中皆確論也門下出世之心經世之學具見此書今世人往往皮相先生輒訾以爲卓詭不適於用是書出可以破羣疑矣期文未喪河清有期寧使龍德終不世見哉所寄誄先師卷悲憤凄切令人不能竟讀題讚大篇可爲先師傳神目者不佞秋之哭先師也亦嘗有仁人襟度義士節

樂之句以爲彷彿似之而無若先生之善發其  
微也古今知已豈在管鮑之後乎先師亦可以  
無憾矣獨貽後死者無涯之戚旦夕念之何以  
爲解此吾道世道之悲先生所同心也臨封悽  
望曷勝苑結易測倘成尚靳惠教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四十一

不孝男同升編次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十四

吉水

劉應秋士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尺牘

與湯若士

譚吏公有密緘附各疏鈔當俱達左右矣嗣來  
又得青陽餽却二書知將抵家途次平善甚慰  
縣旌自別後得文書者四而南陵青陽二書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一

並真切痛割言言中膏肓字字當金石非丈誰  
爲弟言非弟亦安得文昔盡言如是弟則何敢  
漫朕受之時時如與丈對者獨特此在比於韋  
弦置諸密室嘿之一言尤心鑄之邇來刻意體  
驗差處十省其五丈之教也它日相見可視此  
爲平生之言知無負否六月初計已歸寧見兩  
尊人情景何似此中須有一段真精神感通處  
不無苦心古來賢豪遭際有順有不順朕在尊  
者之心莫不真愛在吾爲人子之心則貽親令

名乃爲真孝以此爲煅煉爲玉成安往而不得  
順除家庭骨肉外世上厭羨冰炎種種態狀直  
可一咲爾不足挂胸臆也徐聞在廣爲善地此  
出陸太宰之意作令者瑞郡人聶惕吾謂有書  
先與言之吾丈行或斃不携家看彼中景象何  
如若不欲求差假歸爲久住計弟意卽携家亦  
可廣地多熱其風土喜夜食夜食則易生病故  
常食兵榔爲消導吾輩處其地第晚用粥毋大  
飽蚤少飲一二盃淡酒毋令虛腹卽瘴何由乘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

兵郎時一用之亦可憑限尚寬九月後起身未  
遲憑以七月七日始到南銓禮部差人從舟日  
久而多費與聶惕吾蚤計豫留一舍人往撫之  
便者付之帶送可以速至更爲的當丈得憑後  
覓便速寄報并示行期弟近因舊司成北行新  
司成未來代署監事又當科舉紛冗之會勞劇  
萬狀止能辦職一切酬應俱不暇及卽相知諸  
君亦不常聚相知旣稀弘陽丈復遷太僕且往  
滁陽弟之交游寥寥可知獨喜將來得朝夕鄧

定宇先生爲生平大快心事又未知肯速出否鄙意此番似不容不出倘丈晤定老可一贊決之并爲弟一促其來弟秋後復有它意須得鄧先生來乃可舉事丈所悉也丈行李不必多帶別書惟內典數種可供日課鄧先生深于此便過須多留宿密切叅求此文反本真實之學此中得一分了手乃大了手也其它著作斲不必過思徒爲伐性損真于性命不關如丈此際受用卽天下國家之慮且當置之有心無心之間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

直好作蒲團上生涯出世乃能經世則無用之爲有用非空寂也貧子說金又向大行家開口弟之謂矣時事具邸報中不能悉李建宇疏亦竟

中留大倉公得假遂歸亦未知其中意向何如其于速去亦脫然矣近見魏確菴尚書張可菴兵垣邊事二疏甚痛切可憂爲甚當事者漫不加省猶言經略作內應爲自固之術將來必所壞不可收拾大誤

國家言之傷心陸太宰初政舉用甚快人望內  
臺攻之者衆旬日四章恐亦不安其位楊給事  
當許之去胡人尚晏然已乎因爲送憑事急促  
聶丈作速遣發卽南臯丈處亦不及討書八九  
月內丈往廣必過舍下之門老父相待一別別  
有欲語閒時求一寄書苦不可得臨發緘書匆  
卒言不成次尚多縷縷不能傾聽言節嗇頓愛  
是祝朱肖若公每見必念丈丈前柬內意已具  
對之言陳葉二公此翁亦知之第此翁力氣比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四

陸公稍讓耳

又

太倉甚不喜兄不知爲何近來部中遷除亦多  
不至關白彼亦無如之何第恐又推不報作此  
等伎倆耳是以部中亦暨遲之趙定老轉吏左  
此公終不失本色近日

廟堂爲大計之後頗分二黨政府之猜疑不解  
此老亦在疑中特以公論不能害之也爾瞻考  
滿相知者謂湏一來賢者自處正當如此果於

浩然恐輒不得遂勢又必來徒多一番形迹者中傷之口乘之而議怨望其于

國體太傷矣太倉言與行違其薦爾瞻亦借以爲好事非真能用爾瞻者卽如李見羅先生之出稍用真力便可轉移可知

主上有何成心過歸于

君善歸于已此是近來常套猶幸有見羅一着差可收拾人心耳此公耳軟目混心地亦不真實居中用事者王雱在焉入幕如與郊之流者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五

又有一二人矣所用所喜如此安得有光明事業吾鄉同官頗相得門下之客頗無良友一二舊知有識者亦各欲引避不願相親其故可知已丈在外談論勿輕恐垣耳甚多借我輩爲人者不少也慎密慎密

又

兩相並去朝家景象一新當別有一番作用旬日之間衆正漸起群小沮喪已有向泰之機可爲彈冠新安殊有天幸大節可謂不辱長洲之

行非其本志遂不暇自爲地

至上海斷不測世道之福也時事具邸報中嶺外當不乏郵使稍遲亦可徐聞之呼斗酒自勞獨少二三知己耳吾省三十年中衰之運張公再興漸當復還舊觀張公清正有識不知何以副天下之望此却不易我輩不可不相與匡成之也旬前徐得吾行已附八行不知丈行之速此書恐不卽寓目矣抵徐聞後便可圖歸主銓者久欲伸公論於丈待繳憑爾嶺傲山川有靄劉大司成集卷之十四六

假重奇遊一經品題便稱佳麗此不爲義仍多江門壇孟能者衣鉢倘有存者乎轍跡所過益得聞所未聞造物所以厚兄也南土稍躁氣候不清聞之長老惟蚤無虛腹夜不宿飽此却疾方也幸甚自愛以望縣旌

又

今歲九五得仁丈書其二自徐聞所寄其三則抵家後也吳曙谷過白門備悉兩尊人健安及居起閒適狀甚慰所思曙谷篤實人於道爲近

弟爲約鄧定老南臯丈小集城外淨空一餉而別惜未能从處稍廓其識也讀文貴生復明二說具見近况業已蒸蒸大道矣平生伎倆薄而不居象山先生詩有云易簡工夫終从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弟近寄友人書中語亦謬有之曰虬塵壞人意見病道一毫不真到底無成吾文已蕭蕭遠在風塵之外崎嶇迫阨中從煅煉得覺悟從覺悟得捺修便當有真正路頭不至以意氣承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七

以見解作家珍也弟自弱冠卽從父師聞學悠悠廿載未有歸宿大都皆緣意氣見解所悞近一二年來纔得入路纔有持循本來性宗不作疑障紫日積月漸能湊泊直是兢兢業業一息不容間歇一毫不可滲漏無二再心那有閑言時候向來病痛氣習自空默默轉換結成胚胎此二路弟蓋見之而未逮也定翁疑靜冲夷養邃而識透朝夕觀摩受益弘深蓋得之精神者十七得之言句者十三也此生有幸於道緣最

不薄良朋明師夾持成立造物可謂有意敢不  
自愛寧夏兵變中州效尤法紀積弛釀禍不測  
自山陰公以忠憤激諫一發不投遂致決裂兩  
月以來大臣束手言官結舌外未寧而內有淡  
憂天下事未知所底旦夜思之可淡痛哭流涕  
乎新建公遇合方新入不入未可知此日實難  
措手看作用何如陸太宰公心術在桓文之間  
半年事業頗多可觀一歸尤佳以令名終後來  
者未可辨其優劣蓋得人之難也如此時事具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八

在邸報所不報者南中亦不盡知所欲言者楮  
生又不可盡達也南大司空之缺宐歸朱大中  
丞从而不推其故謂何何所待耶萬二愚兄聞  
在家有所苦近來安否吾兄再須廣行可在何  
時在伯之前宐曲意承歡比往時更須加倍順  
砌底豫非有真精神不可此皆天之所以玉兄  
也家大人五月書來始見手劄在舍下者家大  
人卷卷調辱賁山聞其自父叔而下盛津津謂  
眼高雅子弟輩有所興發仁人之賜渥矣徐生

使歸布此申候不盡依依

又

別來獨坐念之黯然強對簡編不至無聊爾得采石蕪湖兩書知所遇賢豪可暢旅況此行且得士裨益多矣來教種種繩墨之言皆切中膏肓弟非丈無所聞此顧非丈亦誰肯大開口者敢不受教相知既少會晤亦疏簡出寡交自可省事養性之談尤極本根須真見性乃可論養默識功夫最爲至要則弟與丈當共圖之也無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九

常迅速生灰事大其他卽伊周事業夷齊聲名皆大地幻境耳不足多繫念也李文疏以廿四日發矣此君終是本色臨期幾爲人所搖竟以一言決計疏亦甚剴切想必不免聞章丈亦幾有意以李先發而寢同輩中終屬此兩人耳疏草寄覽并諸本一一抄付使者胡疏甚可笑其無識至此饒豫章亦不感激從實叅救一語止以浮辭微言將爲中傷之地不獨在丈一人也

向非

明旨當別有一番手段出來至今尚不見處地方豈待太宰出耶太宰果有李疏極重者從中格耳聞中亦傷及執政故也

又

南康別徐得吾附書記室之後嗣來南北間聞寥濶徒有馳想仁丈蒞任果三月十八日乎真人治行自異常調所願兒以平等爲作用不求奇異赫然自見實惠及民而上無沮格是乃真人之所爲異也清而絕物方而自賢卽名歸而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

忘亦隨之涉世皆難而在有司更不宜弟固知兄必不屑不潔必不能爲通故以韋弦之義爲助所謂義以爲質遜以出之者也情不可徑已不可執弟之受病正坐此耳若至大興革大是非真見不可安得無必又當置毀譽得失于度外德性用事勿令動氣斯善也王弘陽已任事相知之誼甚深相爲之意甚周行時曾與弟私論到任後數月卽有揭赴部欲兄早離苦海渠亦嘗與部中言之揭到必速有處也今選君劉

健菴有品有識者

廟堂舉動在乍霽乍晴之間諸老不能開誠布  
公猜忌更多忠言難入近雖懲前一番稍稍歛  
戢然趙考功一事終不自忘時猶發露人亦不  
能忘之究竟尚未可知太宰去而代者尚未卜  
爲李與否看此番舉動又人心得失之大關仕  
路清濁之大機也盈胷心緒筆楮不能萬一總  
之心炤

又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夏中從伍君所寄去一訊記室當徹覽矣願  
望到浙消息近始得字教讀之蚩然喜甚王弘  
陽別時甚以丈爲念謂不當久淹縣吏業已與  
部中言一到任輒有揭來乃揭未至而部中已  
推還丈故物

留中不報頃者果有揭到部部中謂蹇湏遲之  
方可有濟弘陽有小柬及弟可見關切真誼今  
付之無可奈何此中必有阻抑之者獨喜丈精

明中渾厚以教爲

民

宜之固知久而

愈享久而化成或亦丈所不厭也天留德星福  
此一方生靈尸祝不朽卽三公不易之矣趙定  
老邁此奇謗此亦由忌者主持賴廷中二三君  
子力爲維護公論漸漸明白然業以此去矣奈  
之何哉定老之忌多半亦從趙夢白輩得來今  
者猜疑日甚正人寥寥幾盡將來不知何狀我  
輩都不敢作長筭也弟叨補

日講此蓋迫于公論有所不得不爾其意未可  
知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二

廟堂策倭業已許封甚爲輕易貽

國家將來無窮之禍盈廷之議又從此起矣本  
兵與密勿何所逃罪今乃誘之

中旨然不能救挽不能力爭責將誰誘至如本  
兵尤可恨也經略之罪通于天矣見後火勿輕  
泄

又

顧涇陽甚知兄前推南禮不下近日極意欲以  
南傑丞優處覺當路之意不可正恐反不見用

故蹇以南刑爲速離縣令計以謂此稍稍薄處  
必得

俞旨不料其如此也豈但不許且欲塞其來路  
又并以塞建言諸公之路可甚惋惜可甚惋惜  
江李二公幸見聽用此却是多口之際欲強以  
此收拾人心其本意已甚拂矣昨于丈所擬遂  
又露出肝膽天下人可盡愚耶于健先生兩推  
開府皆不用陽以推轂爲名陰實沮之善歸已  
過歸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

至此是慣熟手段然賢路豈能盡塞

天意有不可測徒自多此機心非它日之福也  
丈此時且須耐煩愛養士民爲遂昌不朽今日  
所慮惟在府道及同官中心如面不容不委  
曲周慎然有弘陽勺原二知己在上維持亦萬  
無不然之恐但舉動不可不自愛耳來教言言  
肝鬲字字藥石感佩不忘勺原兄弟寂信慕古  
人有神交者何況素辱知愛何當自外此兄有  
幹濟長才終當大用天如有意斯世必不令賢

豪不盡展布也長安知心寥寥數人夢寐仁兄  
徒有遠思

又

一月前朱邦昌持來手翰尚是未聞惡況弟婦  
見尊貺至大聲痛泣弟亦大爲感愴不能禁也  
撫按差使至又頒教札則已聞後書矣開讀如  
割弟稍知義命雖十分不能解猶時自寬自譬  
勉強寄懷弟婦則鬱鬱獨坐惟此一腸弟深慮  
其成病也無可如何比得家報則老父之傷情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四

又甚老父在南都時最鐘愛此子此子亦果可  
愛弟又以老父繫心恐老年人不能堪此不謂  
造物之以此苦弟也奉來訊拳切之愛敢不敬  
承弟真情殊難遣耳顧涇陽又遭此意外時事  
可想健齋先生南歸矣相知寥寥李心湖亦時  
一過從亦以冗不得數數今得沈繼山來意興  
稍增此外有王柱山甚可談此公有濟時才可  
用太倉歸後生平奸僞盡露老瞞徒用心機卽  
所謂經綆之操亦大不可信也異日相見言之

可發六六湖中范祭酒事士論如何王洪陽處  
此無大過否今尚可調停一處否朱鑑塘處吳  
中訛言事頗不盡善賢者頗責備之其心或可  
諒却是才力不濟也弟將有北闈之役勞冗可  
知恨兄遠不能助我身近日多從內稟竟自處  
分閣中却難措手饒山民推尚寶亦不下尚是  
前人機關未了蘭溪恐不能久新選馮君亦妥  
但恐力量兄之轉尚不可知再遲恐不免入

觀蘭溪新建於兄意似好第恐大倉有成言一

劉大可成集

卷之十四

十五

時難轉手耳

又

旬中撫按差人歸業有答書書內頗有一二要  
語此書想不敢遺今到否不到當着人問之彭  
按君在浙如何浙人嘖嘖不平處范司成事太  
過言者又謂發端在撫按恐彭不安王洪陽亦  
不能安不免湏一請告然洪老人多推服請必  
不允此事亦不至大爲累也前來疏亦甚明朱  
鑑塘處吳中訛言事太認真聞遂欲杖灰趙郎

太少斟酌海虞公危哉危哉構害者由朱君姝  
不深察非特張令君趙郎幾不免矣許敬菴在  
閩亦爲釀成亂民頗不快輿論諸公皆賢者舉  
動乃如此真所謂到手會錯也可爲吾輩懼矣  
來教寡交寡內一言領佩頌佩此時爲竹策作  
講章當暑操觚遂覺勞神然不敢不自愛也兄  
書與貺至內子大爲感痛弟亦愴然淚不能禁  
言謝不忍言謝不忍兄之惻惻可知也部中初  
意此時卽欲推兄又以饒山民不得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六

旨暫稍遲之再遲恐不免上計之行總之遲速  
有數耳新建公近日意思似頗正當前此爲太  
倉共事不敢異同人遂責之太過望之太急後  
來看當事如何乃可定論畢竟識見未必遽改  
恐虛心處不可知也陳太宰決行矣代者不知  
其可可惜一漸菴不得用太兵太改平生今且  
輿援甚固垂涎此物蘭溪公自知其不能不力  
求去徒貽譏笑耳不盡不盡密之密之

夜談甚深歸而對內子又添一番感傷通宵不成寐今日病矣聲重而氣弱且似有微感者召醫服藥甞不可出業已治壺盒欲再過兄所以是違心明夕當奉期至啟邸一倒臚也

又

弟數日爲勺原見字二丈頗費唇吻已爲密書達之甘紫亭蔣蘭居其言頗爲切至紫丈已答書謂勺原渠當張膽而爭見字業在養親之例似可無別議惟聞蔣君子勺原意頗不能已必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七

欲處之弟又托李心湖致再三今其三思而行毋爲小人所快誤中善類此君若深思當必不敢輕處弟力已盡矣未知究竟如何李心湖亦復與唐曙臺力言之曙臺與勺原亦用情謂且力爲之解新建公弟卽午晤之且當以丁丈責備力救也容面譚

又

勺原事聞太宰且以去就爭之沈繼老其辭甚峻恐且相激而成去之必矣今日已定何能爲

力獨以一憲使致令太宰如此繼老如此可謂重矣公論自明雖處何害諒必不至斷根也貴生書院記數日尚冗不得藉手二三日外圖之送林年兄可無詩乎弟已有小草矣

又

兩日爲彙進一年講章校閱不無少勞俟少閒  
耑期與兄靜譚也彭君已下部聞擬當不至重  
且已免挫辱之苦矣夕原兄聞同郡亦有忌之  
者弟欲言于某道長不得晤奈何明後日當設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八

法畱之餘未一一

又

連日令人探兄俱外出每晚弟又多不暇別期  
已迫乃爲冗奪徒令一夕三馳思奈何貴生書  
院記文具上乞正之

又

別後長安一歲中聚訟無寧日大都皆從大計  
事起釁而弟之橫被無端口語亦緣救丁右武  
小啓致怪特以公論甚明終不得以影響爲累

乃蔣人生平盡喪甚可醜也丁右武遂遭此奇禍猶幸

聖明稍鑒其寃僅得至今生出園土而十四紙不白之謗稍稍明白未爲非福沈江二公一腔熱腸其維世教培善數力自不少今江且出撫遠鎮樊益孤矣樂石帆自是豪傑衆且側目恐不得久安也近日

朝廷舉動大奇一時臺者幾空其根未知的據果若人言可慮方甚狀處大瑞頭刻獨計真是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九

英主今政地頗不相入一切大處分皆從

中斷特恐旁落爲後日患耳若得相信同心之臣共圖明作翻是美事若一意外猜勢必倒持天下未可知也近日秉銓者一意事模糊一切起廢俱不敢開口一言并左遷者皆不敢議他轉如文輩正未知何時可脫此苦海耳耿耿可知臨風增結爲之奈何

又

第二十二日離家與王介石并義麓二丈聯舟

而下弔鄧少宰于鄉不必入省城也擬爲鶯湖  
龍虎之遊欲與丈相晤甚切過臨江托汪雲陽  
公祖覓急足奉期遲足下生米或丁勺原別業  
惟丈速命駕而至圖晤甚難萬無蹉過倘有清  
暇共爲廣信之行故人聚首抵掌良宵尤稱奇  
遊幸丈曷之據舟潦暑不盡縷縷恃面在邇

與饒伯宗

弟於交遊中號莫逆于心而約爲規過之友者  
幾人哉兄與弟兩人耳兩人相視若不能旦暮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四

舍而一別兩年倏聚數日乃以鞅掌風塵故未  
獲終日傾倒爲快卽木石無心其能無眷戀岐  
路也別後則兄又屬我夢中人矣弟自念受氣  
最綿世味頗淡雅志不欲墮落而精神未能湊  
泊猶覺豎立甚難耳吾兄雖在風塵中已氣象  
巖巖矣安得不勉從人間作委蛇也善善惡惡  
自吾天性顧古心人少直道難行以古人待其  
身而以衆人望人卽聖賢亦如此恐分別大明  
此輩方以迹偵我而我又示以意其無生耻耻

乎吾兄長厚弟所知也第願於逆心人委曲處  
之此輩亦易與耳蒙莊生有言形莫若就心莫  
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此非涉世最深者不  
能道也爲兄誦之幸加意焉知心之談不作尋  
常語弟之過多矣兄有聞忍無規我至望至望

又

初選不見兄名大是驚疑最後得補授之報又  
最後乃得悉其所以如吾兄誠所謂欲避之而  
不可得者世道人心賴有此公議尚在吾輩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一

自修之外浮沉付之天命屈信付之公論不能  
俛首低眉作兒女子股掌中物耳聞之快心臺  
省之地朝野拭目況正人得志責望九重顧今  
言路之難有十倍於昔者不言則非其職言之  
率多取忌淺言之則無當深言之則賈禍如吾  
兄謬譯風采久著眉宇人方視如芒刺側目以  
待卽諫劍折檻仗馬鳴鳳他人所難吾兄所易  
弟獨謂臺臣與給舍俱均言官其體稍異給舍  
自彈駁外別無職事臺臣猶得剔歷補察落奸

蒙之魄伸良善之氣壯

朝廷之威世風士習吏治國計大有關繫言責  
乃其一事耳願兄慎圖之當不徒以一言之憤  
激自名亦不宜以無益之條陳塞責則兄所處  
尤難之難也賢者必有至當以慰天下士大夫  
之望引領引領

又

兩載以來南北相望若參與商蓋伐木有餘思  
周饑未云怒也山中不乏北鴻聞閱剡書則槩

劉天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二

芳問則慰間逢使客則具道況則慰比入都從  
二三故人所悉聞居起則益慰賢勞五年召拜  
自是故物晤對伊邇統竚面賀世路人態日甚  
一日今茲之役議論旁午往往苛求於賢者而  
厚譽乎中人如丈高品遠略弟謂同事莫得甲  
乙乃浮談猶爲齟齬而忌者或乘之捷非公論  
素明幾爲搖奪它尚何說也種種不能以楮生  
見冷弟行文或當爲槩及之駕發何時一底城  
外幸速報知得乘間日可悉握譚也弟山中無

它長惟世情牽縈處或能脫落人所厭忽處不  
敢放過兢兢此志稍着脚不至隨衆冶化第山  
中日月每易閒裏虛度長安光陰却從馬上錯  
過唯是閒中不空忙裏得閒此近來持行一路  
欲之而不逮也行且與丈共勗之浮名無幾性  
命莫捐千古遠業未許讓人也諸侯面教

報孫月峰司馬

日讀策倭大䟽脩極苦心願今日封事已許盈  
廷之議盡成畫餅果若所云許封而倭盡歸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三

區虛名何足深惜有如封不已又求貢貢不已  
又求市將一切許之乎將不許之乎兩者無一  
可不知計且安出門下夙抱先憂忠猷遠識慮  
此至熟其無若掣肘何惟有飭備畫守爲自固  
防禦之策所可致力在此諒門下之無遺算也  
其它則馮藉

九廟威靈幾幸萬一而已越俎談兵自分甚愚  
獨念業從大夫後不欲出婺婦下爾拜教之辱  
真誼拳切因輒布其款款不任苑結

與徐石樓

弟尸素自慙叨冒已逾分涯頃以老親壽局久  
欲請假初以史事相羈業定計在秋涼以爲極  
力求歸至情無假託政地諸老或能見允不意  
遽有此轉璧水專職鄉會大比諸士鱗集事任  
與開局異遂不得急言其私家弟應冬亦且以  
春來援例在北場科舉老父之意所以遣來亦  
欲以此相絆使不得速言歸耳冬弟得雋與否  
杳未可知而弟之身且束縛于此前不釋請後  
劉大司成集卷之十四 又二十二

不敢請中夜躊躇茫然無策屬者倭警疊至

朝議張皇弟之此生且業已聽之

社稷矣卽有私急又何敢言明春若倭報稍息  
意欲圖南今則未可

請耳辱使書言賀微有愧悚仁兄期待甚厚誠  
不知其不肖何足與任天下碩弟之自知甚真  
何敢妄生覬覦唯是不用之用勉自操持以終  
不辱知已庶幾可恃早夜緬思耿耿直此一念  
此外雖有杞憂無力可措徒有仰屋長嘆而已

報座師楊鳳筠先生

久曠師門無能走一介起居卽咫尺之牘何繇  
托晨風而至左右靜言思之賜一日而九廻者  
屢矣疆事壞于因循釀子蒙蔽所由來已久賴  
吾師殫力勸勸極思補救捍有脅而衛腹心師  
中丈人九邊共屬目焉不獨遼左一隅之利也  
秋最謗薄叨冒逾涯每念鵬梁未嘗不赧朕發  
赤過此責望愈重事任愈難益非綿力淺術所  
空堪成嘗私自淡惟須再入山中澄靜數年涵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十四

養堅定朕後出而當幾或可望萬分一驟而嘗  
試自速顛隊爲知已憂乃大故秋自叨轉以來  
丘壑烟雲時入夢寐強勉遷延非其心也師之  
知愛深于肺腑諒不以此言爲謬武闈溫吹無  
計藏拙書生之譚傳笑四方師猶掛之齒牙乎  
愧滋甚矣手書再讀宛如面命荒遽勒謝曷勝

苑結

又

頃者以吾師方勞苦疆事不欲以冗牘恩煩記

室坐此疏曠積有耿耿遼左今日之難百倍往  
時以吾師兼才遠畧可當八面一彈丸何有  
廟堂方倚爲長城西北韓范舍此其誰固且計  
日而授節鉞第孤危重鎮倭虜受敵其勢誠未  
可測秋私心亦切切爲師苦之其無奈時事鞅  
掌何譚者謂荷擔正幸得人驟議息肩未有計  
也先生其勉食自愛慎護此不賞之軀異日  
國家樞機且重有倚賴焉倭封已許兩載盈庭  
盡成畫餅業已無可如何今日惟有飭備積儲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五

爲防禦畫守之策此外無奇也有謂客兵難馴  
轉餉難繼則練士著以撤征調墾屯田以省灌  
輸兩者似可力行顧非真有視國如家視萬年  
如一日忠誠不二心之人疇克任此微先生亦  
無敢望矣拜教之辱附陳欸欸以謝使者

又

歸里以來遠隔門牆遙望台光邈焉河漢一腔  
萬緒晤對無期每念時事徒有仰屋長歎憤懣  
填胸而已爾惟老師東征功勞遠跨銅柱雖暫

爲時權所擯抑然公論自定

聖心自明萬無終蔽之理如秋不肖業已自分  
林壑絕意人世而忌者猶啾啾不盡削其根株  
不已卽薄劣宜爾彼譖人者亦太甚矣平生無  
它腸迂直好盡硜硜自持久非大用器顧得失  
并沉之數亦頗能勘破幾分山南山北何地不  
可自適樂而忘老爲幸已多又安知塞翁之非  
福也特非爲人臣子者所敢言耳新任曾夏令  
於秋爲兒女好又石交也托在貴郡封內得肅  
劉大司成集卷之十四

二十六

衣冠謁見鄉先生長者倘可爲地方建永利祛  
大蠹願奉一言爲指南也附候起居仰恃炤涵  
答劉淳寰

秋迂愚好盡闇於涉世屬者人言固宜然生平  
無所短長徒以硜硜小節稍見信於名流而忌  
者翻以此見攻謂不如是不足墜諸淵也彼譖  
人者無已甚乎顧行止廢興自有定命是非清  
濁自有公評秋嘗承教於君子矣何敢終自菲  
薄寧人負我窮且益堅其於世贊毀譏稱直如

虛舟飄瓦先輩有言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寡秋雖不敏敢不自勉況今世事多艱卽賢哲動勸猶難補救如秋錄錄因得藏拙幸矣幸矣夫復何言唯是天性耿耿業已荷

國厚恩猷私亦未敢忘時抱杞人漆室之慮徒有仰屋竊歎而已翁丈先憂有素隆望巋然天下方倚安危安得興言東山珍重眠食翹耳大業不獨鄉郡之光也秋自歸里以來朝夕兩尊人七箸有加驪然樂甚曾無幾何家仲父驟得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七

奇病奄棄諸孤益病起於新築過勞故一蹙遂不可起門祚無祿喪我哲人慘焉痛割五內俱碎老父亦因此重傷精力半減秋抱此惡懷又不得不強顏以慰老親憂鬱自苦萬念盡灰猥辱夙雅敢以奉聞知翁丈所共軫也空谷岑寂槩未敢通問貴游伏承使書從天而下道義深情魚然風塵之表敢不再拜

答姚羅浮侍御

別敎以來不任懷思弟在長安中習懶成癖交

遊最少應酬最簡自謂可以寡過頃者銓郎因  
被人言無端風波且妄及弟誠不知爨所自出  
都下縉紳無不怪其狂悖者雖弟本心無愧公  
論甚明然虛名取忌直道難行此其一驗卽生  
平舊識猶不難於操戈何況他人弟用世之心  
冷然盡灰業已津津作烟霞之想矣世風變幻  
日甚一日將來不知底止獨此有扼搯耳使者  
索報書正以抱病杜門深念知己輒布腹心如  
此荒裁附謝不盡耿耿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八

答湯質齋

日者聞

俞旨行取爲之鼓掌大喜以謂

聖心迴旋言路將通世道維新之一大機也且  
夕跂耳

召命於私心尤有厚望遂遂至今殊增煩鬱其  
故又未可解不知竟何待耶卽此一事其它可  
疑者尚大恐爲是好語暫以塞人言耳語云需  
者事之賊也可無深慮若島夷退舍亦未審虛

的何狀曩者焚柵渡海之虛聲可鑒也聞當路猶有欲以和結局飾非逃罪者果若所慮又前日轍兵之故智耳時事日非真心爲

國者幾人且欲盡以計除之并碩果不食亦無有矣大奸如山誰敢置喙行取之

命復成壅閣此其故可知也彼方利其無人安宜復行而進爲腹心之憂乎首垣之疏想有自來

主上深居九重開之甚難蔽之甚易人臣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二十九

國不忠未有如今日者也可堪大息可堪流涕滿懷菀結把臂何時但俟

新命一下當微服片艇約晤江上爲話宿肝鬲之譚茲不盡言

答孫淇澳

時事付之一咲所不必言僕生平負氣好盡疎闕誠多乃譖人者太甚矣彼見人心未死公論猶昭遂猛下毒手不盡削其根株不止不知升沉自有定數僕於此等大分頗能勘破今惟安

之若命而已來教意至而情深寥寥知己如公  
幾人凡公所謬推許者皆當時指爲罪案者也  
已矣已矣願勿復言僕已破之甑所不足惜恐  
徒爲公等累耳南土濕熱偶兩臂發瘡右臂更  
甚至不勝搦管潦略附謝嗣當別布不盡區區

答鄧虛舟

足下才品卓犖器識超越僕所深知長洲雖極  
稱煩鉅然運斤成風批郢道窾直是恢恢有餘  
難於何有頃晤敝郡毛司理公頌吾友新政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

容口具見士民信服之徵足稱過化久之當復  
何如鄙人方顛顛以需大受不獨爲一方喜也  
遠使惠問辭重而情深三四讀之不能去手是  
何文采之鉅麗而慰論之稠繆頌貺過腆敢不  
重拜僕生平負氣好盡其非大用之器自分已  
審屬得反其初服菽水娛親外間讀養生家言  
一二卷自謂可畢餘生於人世譏稱贊毀不啻  
如飄風之過耳幾乎定矣寥寥寓內知己數人  
平生心事未必盡付東流也吳人輕談而難信

知僕者容或有之其欲甘心僕者亦不可謂無人也願公慎密自愛毋多置不肖於齒舌間僕不足惜恐徒爲高賢累耳耿耿臨池曷任苑思

與沈繼山

前歲舟過豫章忽有傳手教至者是時生適聞家仲兄之變方在驚贖之際忙忙趣歸不得修寄嗣後無從得當卽有之山中懶癖未相值也兩載問訊闕然顧知己之懷時常在念未嘗不如對左右相知寥寥幾人江中丞往矣矯首東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望獨遙見斗光隱隱在五湖烟波之上足繫我心每欲乘間小艇過湖便可因緣密晤爲連夕促膝之談又恐我輩踪跡易爲人所物色輒自止之傳聞道履倍健以翁之精神力量天生豪傑必有所倚諒不終令沈淪此時惟歛德避難藏身日密爲自全之道耳時事已不必言內中機括何如閣席久虛

上意有定注否貴地消息易傳有聞幸密示之樂之初近況何似意興當不落窠臼亦須翁時從

史之也賀伯闇大有夾氣甚可與言翁一振髮之  
但今尚未得路令其括囊歛錡以備他日之用  
許道長言未脫口身已及禍固知此舉大早必  
皆不免然知己之感未敢忘也夏安成雅鑿樵  
翁晤間談及故敢以書爲托又以賤體病因宥  
有起色未能手疏滿腔心事未可委之占授亦  
盡耿耿惟勉食自愛爲世道望

與樂石帆

久不聞問昨歲得天虞書謂足下盤桓湖上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一

知近況爲慰顧天虞久不見調嶺外瘴鄉時繫  
我心山中無工課殊難消遣傳聞足下聚徒講  
業以此娛日則可其毋作老學究事自苦新製  
雅義及所得英才諸篇幸以數通見教用示兒  
子已亥春中事一網打盡吾黨固知勢所必至  
丁太常乃亦不免我輩累之耳此君自高終當  
爲世倚籍近日長安機括何如弟鄉中寥寥無  
可與深譚者義仍又不得時常聚晤海內知心  
吳越間尚有幾人每欲乘間操一小艇作西湖

烟月之遊便可與兄輩一聚爲半月促膝夜語  
最是賞心又恐踪跡易爲人所物色輒自罷興  
此外別無因緣可圖滿懷心事無從傾吐祇自  
憤懣以此中情不暢秋來一病幾至委頓蓋六  
十餘日矣今而後始有起色或者天不忍棄我  
也夏明府行弟尚未離床力疾寄訊不能手  
書此君雅有道氣大似我輩中人惜其多病爲  
累安成人歸丈可惠數行惠貽一慰同心

與賀道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三

昨歲得都下書極感道誼真切之雅聞已使節  
歸省不及寄謝日有耿耿今夏覽報不見還

朝之期又冬差俱未之及不得其解更繫我心  
便間幸蚤示之令一知近況爲慰耳吾友素負  
慷慨英氣時覺勃勃顧今尚未得路湏加意括  
囊歛鍔儲養異日之用毋爲人所物色沈丈不  
聞出山倘亦有憤時之微意乎冷曹尚可一就  
首箬著書儘堪自怡何必遽作烟霞癖也相見  
幸一語之賤體抱病初起精神尚弱未能手書

作長語聊此寄訊不盡區區

與沈太始

前歲歸舍得吾友樂安書雅誼優渥足下之念我深矣不勝感愧又聞解組亟還益用悵惋久知足下無心作吏然不謂計之蚤也僕恨不及在都下時與足下預決之可省此一番舉動耳兩年以來無從寄訊亦杳不聞近況出山之期遲速何如吾輩出世一場湏是勉強幹濟爲世倚藉精神意氣不宜太冷況吾友青年雅志未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四

可遽作煙霞癖也山中新得幸以教我千里寄心不盡縷結葉鹿吾年文近況何似病中斲不及書問幸爲道念

家書

一時丙戌年仲父還繼

邦和兄傳示大人途中與健齋師書稿讀之殊駭愕不肖自有知以來荷父母教育之恩高厚難名今者倖博一第卽犬馬無心能不感激思報萬一況兩大人孝友並稱家和夙洽子姓一

體鍾愛何分方以爲得承兩親之歡永籍二天之庇此天倫之至樂而人子之奇逢也不謂大人驟有此舉反之本心茫然未解旣而體味再四語意肫切不覺泫然流涕仰天稽首曰何大人重於念兒而輕於食子之報周於爲義而疎於卹子之私也在大人成德讓之高標振古獨邁乃不肖冒負恩之深罪沒齒何安雖順命爲恭人子不得自主而稱情爲禮於心終不能忘願大人爲不肖慎慮之臨稟真切健齋師不知云何必有畫一之談決千古之疑者乞出此請質焉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五

二

兒偶有激於邊事執政大臣蒙蔽誤

國不勝發憤遂于十一日草疏十三日寫本十

五日五鼓賞

奏兒一念耿耿惟欲補報

朝廷不負

恩遇浮沉之數聽天所命更無顧慮吾家祖宗

積德數百年以有今日祖父平日教訓惟以忠君愛

國爲第一義豈能謾無建明苟圖一時富貴爲全軀保妻子之臣已哉疏稿呈大人尊覽覽之當躍然倍常矣大人平時教兒皆欲作箇好人光大家聲今日方纔幹當分毫卽重得罪亦言事者本心爲人臣子常事豈惟兒甘之固知大人所深喜也

三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六

得報知申許二相後先俱解政柄

皇上英斷不測知此此時事更張之會世道頓否之機也故相尚未離長安而得罪諸臣漸次起用群邪之氣沮然自奪新簡閣臣以趙張二公正人柄用士類彈冠許新安以爭請

冊儲事行大節不愧頗爲士論所歸乃申長洲以密揭逢迎平生奸僞肝膽畢露更何敢置喙然後知昨歲言者固已預見其微也賜不幸言而中矣然惟

祖宗有靈故令自敗。此心雖得去恐不免後患。卽彼爲身謀亦自愚矣。山西當柄又得洪老諸君子爲助。

朝家作用當別是一番景象。近日小報寄歸大人一覽。

四

兒在省時傷風已久又兼勞甚夜坐過度因誤投藥遂致寒邪內閉痰火上壅大人歸後至數日痰喘大作目不交睫者連宵矣抵安慶乃潛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七

入太平寺深僻可居僧房亦閑雅戒外人無得通名姓閉目靜坐攝心凝神七日後火自降矣密約顏與朴來寺靜對一日寺中半月頗稱閑適此等佳致家鄉中恐亦未之能也賴此一番靜坐於性命頭惱大見真切工夫處處安得下頗自得力一切習心浮氣不待驅除自是駐足不得真機流行何所障礙不隨境還不屬氣使如光風霽月不動風波卽儵魚從容皆至樂也一病一息平生之福意者天或成之乎所得視

目前榮利孰多大人聞之當爲兒大喜兒自知  
愛身無煩疑慮已定擬百日之內盡戒文思卽  
書冊特玩寓目耳不爲經意獨楞嚴經一部爲  
日課也與朴飄然塵外精神加長學問加進同  
志中得受用者兒亦密過渠小軒靜談病中殊  
得佳侶不孤矣

丁

近日朝中忽起一大風波爲北中縉紳有以私  
憾怨新建公者其黨遂爲力攻因并及江右諸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八  
大老皆賢而有力量有意欲爲一網打盡之計  
兒以同鄉同衙門地勢稍近故稍稍數語侵及  
事出無端又實與兒無干事理甚明人所共知  
不待自辯而舉朝士大夫皆憤然惡其狂悖大  
抵此事皆從

國本上起根彼輩皆北黨謀頗不測畏江西人  
素有力量未肯輕從兒又素持正論嘗有縉紳  
中以微言見探欲挽此入彼者兒拂衣而起正  
色拒之故彼黨蓄忿遂有此舉然兒心事光明

正大卽此益可自明辯疏中渾渾絕不露人咸  
誦服識量今南北兩黨頗覺紛紜未知究竟兒  
以時譽所歸彼黨謂新建必相引進漸次大用  
更生疑忌不知兒實欲引避自有主持非有意  
急功者也時下暫未可言歸俟七月中定擬求  
假此意已決嗣有的報

六

近爲蔣郎中因被叅劾遂疑爲沈繼山害之以  
繼山春初救丁夕原有過激之語牽誣以飾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三十九

賍私耳又因沈而并疑相與諸君子以諸君子  
皆嘗救夕原者遂無端及兒兒與蔣原在南都  
相處頗善后雖薄其爲人實無他意都下縉紳  
無不知之又與沈繼山諸公意氣雖合往來甚  
稀亦衆所共聞見者以此公論大爲不平人人  
咲而惡之今其人亦自覺悟大悔不安以爲負  
劉公矣

皇上頗廉知諸君子故蔣疏十三晚上十四夜  
命下處分

旨意甚厲具邸報中十七日兒亦具疏略明心迹不與動氣十九早遂得

旨原閣中稟擬進上

上親易數字云不必辨白蓋

上御筆也疏稿附歸大人一覽兒一疏之後公論大定忌者之心却不盡無兒惟付之無意盡其在我簡出寡言自爲遠害計若意外自有分定大人不必慮也人情世故兒頗自識透惟維持世道扶植善類之意實爲耿耿知者以此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四

四十

許不知者亦以此取忌此自古聖賢所不能免更何患哉兒所以與蔣相左亦爲欲推用南臯湯若士饒三明皆當量轉渠不能從卽疑兒有厭薄之意耳渠疏中有請託之語兒疏中有直諒相告之語皆指此意也

皇上精明英斷真不世出之主第兒所以荷主上之知者不知何自諸老謂兒講章明白割切定動

上心傳言

王上頗知兒做官清潔

上每日令中貴催取講章進覽

上雖在內靜攝其不廢學如此頃者

旨意多從中出連篇累幅文字奇古甚是沛然  
非好學何以有是丁勺原遭此奇禍又爲太宰  
欲以此弭縫前日護蔣之意以傾沉公遂以訪  
單十四紙奏

上上又以處丁平太宰之憤令其有顏訪單所

開寬矣寬矣此事輾轉牽害究竟不知何狀丁

劉大司成集

卷之古

四十一

君潤大手段所少謹細故議論滋多然所被害  
之故人皆知之或亦有辨白時也兒不忍坐視  
又不能爲力來春卽不得請告亦欲給假歸矣

劉大司成文集卷十四

不孝男同升編次

